

岁月霓裳

村庄都是有姓氏的

宁高明



村庄都是有姓氏的，张庄、王庄、马庄、刘庄，中国有多少个姓氏，村庄就有多少个姓氏，包括村庄里的房屋、池塘、麦场等等，都有姓氏，张家老屋，李家院墙，王家榆树，赵家麦场，包括坟地、沟渠、女人和孩子，黄家老坟，杨家沟渠。

过去的女人，不管原来姓什么，结了婚之后，一律随夫姓。丈夫姓李，就称李家的婆姨，或者李家里的，也有把自己的姓夹在中间，譬如李王氏、赵马氏、黄王氏。芸芸众生，虽说人类的血型只有几种，但村庄是有姓氏的，也是讲规矩的，不乱来，李家的血脉，王家的骨肉，各有各的传承。

村庄的东边有一棵枣树，生长在黄家沟的岸边，离村庄有二里地，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或者是大风刮来的种子，或者是一只不知道什么来历的小鸟，衔来了枣，吃光了枣的肉，把枣核遗失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一棵树。当爷爷发现了它，于是浇水，施肥，打杈，没见过其他人来争搅，等树结出枣子时，临近的张

夏日的时光，仿佛流动的画卷，在元曲的韵律中徐徐展开。在这热烈的季节里，我沉醉于元曲所描绘的夏日风情，感受那别样的韵味。

“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关汉卿的《大德歌·夏》中，女子的相思之情如夏日的阳光般炽热。她思念着远方的情人，困坐南窗下，数着清风想念他。那份深情，仿佛夏日的清风，吹拂着我的心田。

薛昂夫的《西湖杂咏·夏》则为我们展现了西湖夏日的美丽景色。“晴云轻漾，熏风无浪，开樽避暑争相向。”湖面波光粼粼，晴空万里，人们纷纷来到湖边，享受这难得的清凉。笙歌鼎沸，满座飘香，仿佛整个西湖都沉浸在夏日的欢乐之中。

“采莲湖上画船儿，垂杨滩头白鹭鹭。”马致远的《湘妃怨·采莲湖上画船儿》则描绘了一幅采莲的画卷。湖上画船轻摇，白鹭在滩头悠闲地垂钓。雨中的楼阁和烟中的寺庙若隐若现，宛如一幅水墨画。在这夏日的画卷中，仿佛能听到曲者的画笔在轻轻勾勒，带来无尽诗意与舒畅。

元好问的《骤雨打新荷·绿叶阴浓》则展现了夏日雨后的清新与宁静。“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雨后的荷叶更加翠绿，池亭水阁在绿荫的掩映下显得格外凉爽。这夏日的雨后，仿佛是大自然为我们送来的一丝清凉。

“酷暑天，葵榴发，喷鼻香十里荷花。”白朴的《得胜乐·夏》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热烈与奔放。夏日的阳光炙热如火，葵花和石榴花竞相绽放，荷花的香气扑鼻而来。这夏日的热烈与奔放，仿佛是大自然在向我们展示它的活力与魅力。

商挺的《【双调】潘妃曲》则以夏日的莲花为主题，展现了夏日的清新与美好。“闷向危楼凝眸望，翠盖红莲放。”站在高楼上凝望远方，只见翠绿的荷叶中盛开着红色的莲花。夏日的清新与美好，仿佛都凝聚在这朵莲花之中。

“云收雨过湿芭蕉，楼高水冷瓜甜。”白朴的《天净沙·夏》则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宁静的夏日午后。雨后的天空格外晴朗，湖水波光粼粼，高楼上的人水波荡漾着清凉。此时品尝一口清甜的瓜果，更是让人心旷神怡。

张可久的《【正宫】醉太平·湖上洗荷花》则让我们感受到了夏日的宁静与和谐。“洗荷花过雨，浴明月平湖。”雨后的荷花更加娇艳欲滴，明月映照在平静的湖面上，仿佛整个世界都沉浸在这份宁静与和谐之中。

“避炎君频称竹榻，趁新凉懒裹乌纱。”卢挚的《【双调】沉醉东风·秋景挂绝壁》则为我们展现了人们在夏日中的惬意与舒适。人们纷纷来到竹榻上乘凉避暑，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凉时光。柳影中，槐阴下，人们或品茶、或下棋、或聊天，度过了一个个惬意的夏日午后。

而今我站在这夏日的时光里，仿佛能听到那元曲中的歌声在耳边回响。那些古老的文字，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将我带入了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世界。

愿我们都能像那元曲中的文人墨客一样，用心去感受夏日的美丽与魅力，去珍惜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与温馨。如此，则夏日虽长，亦不觉其热；岁月虽短，亦不觉其苦矣。

诗词歌赋

曲韵里的夏

杨称权

冷眼

随笔二则

林清平

善美念头，仁慈怜悯，养之于德。德行高的人，少伤自己的身体，虽食人间烟火五谷，却百毒难侵。即使偶有微恙，也能自我调适，少药而愈。由是观之：养生不如养德，养德才是真正的养生。

不做精神虚无的成功者

有那么一种人，他们的努力和执着令人感动又钦佩，因为铁杵磨针之功，他们最终在自己专攻的领域获得了成功，关心他们的人会因此欢喜。遗憾的是，有的人一旦有成，便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从此大言不惭，目空一切，轻议他人。熟悉还是不熟悉的领域，他们都要插上一帜，俨然导师，口无遮拦，无所忌惮。

许多创业者成为富豪之后，往往精神虚无，这是当代社会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有些人一旦创业成功，人生便失去了方向感，精神顿感无着。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心无家国情怀，二是眼里没有众生。

商业不能只讲成王败寇，没有底线的商业成功，胜之不武；坚守底线的商业失败，虽败犹荣。市场没有立场，商人要有商格。所谓商

先秦儒家的理想主义情怀

王兆响 聂远远

奠定了被后世称为“孔孟之道”的学说根基。

殊为宝贵的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之间争霸称雄的战争年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保持了对人性、人生价值、社会治理积极乐观的进取有为精神。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推行“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不遗余力地去实践“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

诚如有学者所言，“孔孟之道”最大的精神内涵是内在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是内在的却不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表现为内在理想主义的道德修行实践和外在理想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因此，儒家的理想主义不是书斋里的空想主义，也不是“堂吉珂德”式的主观理想、游侠主义，因而真正契合于当代社会的人文文化建设。

先秦儒家的理想主义情怀，蕴含在其思想学说之中，主要体现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制民之产的社会治理思想等方面。儒家的人性论，经历了从以“仁”为核心人性善的意向，到孟子完成性善论之证成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孟子之前，围绕人性善恶的论争，有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说，无名氏的“性可以善，可以为不善”说，“有性善，有性不善”说等主张。“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围绕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跳出经验主义层面，从形而上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四端说”，作出极具说服力的论证。

孟子“道性善”不局限于对“人性”做客观的描述与分析，而在于将“人性”看作人之为人之所在，“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通过对人性的自觉、反省，确立人生信念，安顿精神生命，实现终极关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篇》，并指出这一精神是古人的

去一个叫王在华的大地主，在村子里盖了一座楼，方圆百里闻名。于是，人们把这个村庄叫做王在华楼，现在简称王楼。这个楼早已不存在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家族的传说和村庄的名字。

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段辉煌的历史流传下来，成为村民的念想；每一个村民，或者说家族，都有一段美好的故事铭记于心，成为家族繁衍生息的动力。

我们这个家族，应该是村庄的原始居民，或者说这是这个村庄的第一批定居者。有我们的辈分为证，一个村庄辈分最长的，往往是最先来到这里定居的人。尽管我们的村庄人口上千，姓氏庞杂，有十来个，但我们家的辈分最长。

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父母过世，在村子里比我辈长的人再也没有了。“先后来”“先尊为长”，这是规矩，也是村庄人老几辈子流传下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证据，我们这个家族居住的地方，大多位于村庄的中心，我们的祖先是第一批来此居住的村民，才有机会占据村庄里最适宜的地方。

在村庄里生活得久了，会发现姓氏无处不在。王家修的桥，叫王家桥；李家开的铺子，就叫李家铺；郭家烧的窑，叫郭窑，最后都成了村庄的名字。

村庄就是村庄，即使融入城市，成了城中村，也保留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传承着它的姓氏文化，譬如我们这里的肖庄社区、鲍庄车站，听一听它们的名字，就知道了它们的前世今生。

■张成林 摄影



格，涵义就在古人的这句话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现在的不少商人，为谋求所谓的商业成功，什么敢干，无所不用其极；一旦赚到盆瓢钵满，又什么都敢拿出来炫耀。

一个人被一些人追捧，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的成功，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大多是一时一事造成。当成功者的一切缺点都成了优点，这是一种令人无语的“示范”。

成功的人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勤勉学习，不间断地积累个人才智；在固守道德底线的基础上，设法增强在群体和社会的能见度；感恩一切为你提供机会的人，将来自外部的所有压抑转化为斗志；直面挫折，耐得寂寞，绝不言弃，有坚持到最后的决心和勇气；逆境中从自己找原因，顺境中不挽他人之功。

将所有的失败都看成必然，将所有的成功都当作意外，这样，失败了你能坦然面对，成功了你也可以保持一颗平常心。

■苗青 摄影



伟大创造，只是由于时代变迁，变得“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先秦儒家虽然没有用这个概念构建“内圣外王”政治理论，但在事实上开创了“为政以德”为核心的政治传统，儒家经典《大学》系统地阐述了“修齐治平”为政之道。

思孟一派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内圣”思想，创建了心性之学。子思把“诚”作为治国平天下和“成己成物”的根本，孟子以性善论为基础确立了“穷则独善，达则兼济”的人格理想和“王道仁政”的政治理想。荀子对王道政治作了具体的构想和设计，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外王”学说。

制民之产的社会治理思想。“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由此可见，制民之产之“制”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制”主要是调节、控制之意，进一步的具体规划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百者不负担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认为，人民安居乐业乐生的社会治理，构成王道政治的现实的必然的基础。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境况，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孟子制民之产思想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

■马永利 摄影

传奇

张居正的一次“落榜”

陆琴华

古时没有高考，可是有科举，是官府通过书面考试来选拔人才。士子考中了就如孟郊的“昔日龋龋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落选的就如“月挂轻纱梦见人，天地茫茫玄色深。当时时节醉醒酒，莫道人生浮与沉”。明代首辅张居正呢？此前曾经参加举人考试，没想到落选了。

“小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嘉靖十六年，张居正才13岁，只不过跟辛弃疾诗里描写的孩子一样，顽皮，懵懂，不谙世故，可是已经像个小小大人似的，从家乡荆州来到武昌参加乡试了，也就是举人的选拔考试。

张居正本应考中举人，从此步入仕途，可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而落选了。是谁跟小小张居正过意不去呢？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有名的才子顾璘。他是当时湖广巡抚，位高权重，炙手可热。而张居正呢？别看他年龄不大，可在湖广一带也是小有名气，算得上家喻户晓的人物，甚至一些民间传说还把张居正形容得神乎其神。

张居正的聪明伶俐由来已久。两岁的时候，同堂叔父龙漱读《孟子》，张居正耳濡目染就能记住里面的一些内容。5岁入学读书，学到的知识已经遥遥领先于同龄孩子。到了10岁，张居正就通晓六经大义；至于吟诗作对，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比如，一次张居正爷爷出了上联：“莫学灯笼一条眼。”张居正灵机一动，吟出下联：“要当蜡烛一条心。”对得工整，天衣无缝。可是，这小小年纪，即使才华横溢，中了举也并非好事。有道是“谦受益，满招损”，自古以来这样的教训不知有多少。王安石笔下的仲永，不就是因为神童骄傲吃老本，到最后“泯然众人矣”？

顾璘想，即使张居正将来不“泯然众人矣”，也有可能跟唐伯虎那样沦落为娱乐文人，一生的事业都在诗酒风流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才大志却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实在遗憾。而一个13岁的孩子就中了举人，也最易自我陶醉，不思进取。于是顾璘对当时监试冯御史说：“张居正是一个大才，早发达，原没有什么不可。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等到才具老练了，将来的发展才没有限量。”冯御史觉得顾璘的话有道理，就凭借手中的权力，没有录取张居正为举人。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顾璘让张居正举人考试吃了一次挫折，并没有消磨张居正的斗志，而是深深理解顾璘的苦衷。成年后的张居正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仆自以童幼，岂敢忘意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思以死报，中心藏之，未尝敢忘。”

世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关于成败，关于荣辱，关于哀乐，都有着虽不成文却又实实在在那里的标准。人们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衡量身边一个人，衡量古往今来的一个人。当然，人们也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自己一生活得值不值，活得风光不风光，活得滋润不滋润，活得幸福不幸福，都在这个标准里。

人们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别人，当然也会想到别人正拿这个标准来审视着自己，评价着自己，自己得照着这个标准去努力，去奋斗，去追，去赶，去超，这样才能博得别人的认可，赢得别人的尊敬，成为别人认为“有用”的人，从而进入别人的朋友圈，成为别人的座上客，与别人结便于获得更多人认可与尊敬的利益联盟。

这些都符合逻辑，人是社会的人嘛，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有一次备课时，翻着手里的语文课本，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所学习的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人物，用我们通行的标准去衡量一下，在当时都是些“失败”的人啊。我又特意翻看了一下目录，这些留下千古名篇的作者里，人生畅达显赫者鲜矣。

我们所学习吟诵的传世诗文，大多出自人生“失败”者之手啊，而他们同时代的那些炙手可热的显要人物，通行标准中所谓的“成功”人士，现在只能到史书中去查找了。

在各种“成功秘笈”充斥书店，成了畅销书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些“失败”者的作品呢？这些“失败”者的诗文，为什么能够千古传诵不绝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要追溯到“人”字上。人毕竟是人，不同于其他各种动物。其他动物以觅食为第一需求，吃饱了差不多就万事大吉，而人还不能停留在这一个层面上。这些留下千古名篇的作者，虽然在“吃饭”问题上或多或少地遇到些认定，但他们在世俗标准之外的精神世界的求索和开拓，引起了后世同好者的共鸣，因此得以千古传诵不绝。

“人”字的尊严和高贵，正在于这些摒弃了所谓通行的标准，而执着于精神世界的探索的人。而对于所谓通行标准摒弃之决绝，莫过于庄子。

我越来越觉得，庄子是有史以来选择了最高级的活法的人。他深刻理解了先圣老子关于“有”和“无”的辩证法，摒弃了世俗标准所认定的各种“有”，以身外之物的大“无”，换取了精神世界的大“有”。无待方能逍遥，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唯庄子能得。

扯得有些远了，其实我只是想说，几十年来看厌了各种的把戏，想着静一静，回到自己这里来。

衣食已得解决，可以说有了“不物于物”的资本，尽量地不再“以心为形役”，剩下的大概就是“委心任去留”了。

好在执着于精神求索的先圣先哲及当下俊才，留下了足够丰赡的精神盛宴，爱好此道者当永远不至于寂寞，永远可享受充实丰盈的精神之旅。

剑胆琴心

人生的使命是做好自己

杨福前

